

中美博弈愈烈 港愈須連結海外華僑

鄭宏泰

潮汕地區的潮州幫、被稱為閩商的福建幫等等，都是現代名揚四海、名聞遐邇的商幫。

華人商幫素來胸懷祖國

這些先走出去並富起來的商幫，雖然較重工興商，專注貿易及經濟發展，但因血脈相連，一直心存桑梓、胸懷祖國，渴望國家民族可以早日擺脫貧弱，免受強國欺凌，自己在外地亦能以身為中國人而自豪，故過去一直積極參與祖國建設發展，無論是在家鄉修橋築路、贈醫興學，還是支持國家改革開放政策，都可見他們不甘後人的身影。因此，習主席對包陪慶、曹其鏞等人的回信，不應單純視為對寧波幫的勉勵，其實亦是對所有曾為家鄉及祖國作出貢獻人士或商幫的肯定，同時，也是對大家未來繼續為國家出力的期許。

過去已有不少研究指出海外華人對國家的貢獻，成績斐然。故筆者打算從另一個角度，評估海外華人可以發揮的力量。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布羅岱爾（Fernand Braudel）在其巨著《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、經濟和資本主義》（*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, 15th — 18th Century*）第一冊《日常生活的結構》（*The Structures of Everyday Life*）中，提出經濟或商業發展一個重要的特點，那就是「數字的份量」（weight of numbers）。

布羅岱爾認為，「在任何情況下，數字是個一級指針」（in any case

number is a first-class pointer）。他舉例說，在十五至十八世紀，人口的升跌會牽動各種變化：當人口上揚，生產及貿易便會增加，原本荒廢或沼澤之地會被開墾耕種，收成增加帶動生產製造，同時亦令人口增長，村莊膨脹，當村莊容不下新增人口時，部分人便會遷移，令人口移動同步增加，帶動其他各種環環相扣的良性互動。

當然，若人口增長過多，又難免會因爭奪資源而引發爭執或戰禍，最後回到過去的平衡。過去人類的歷史，基本上在這個潮漲潮落的循環中重複。因此，人口增長既是物質進步的原因，同時又可以是其結果。此外，人口作為「數字的份量」，最關鍵的「指針」自然在於「多」與「少」，當人數達到海量水平時，哪怕每人力量有限，加在一起亦實力無匹。

一個不爭的事實是，儘管中國一直以天朝大國自居，但在十九世紀中葉，綜合國力確實遠遠比不上西方列強，故受到不少欺侮，就算推翻滿清後的發展，仍未能立即便可擺脫貧弱，還是步履蹣跚。

不過，憑着遼闊廣闊的幅員及全球無與倫比的人口數字，仍能頑強屹立，在踏上改革開放道路後最終得以恢復往昔發展動力，節節上揚，不但能重回國際舞台，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，亦成為香港發展強大持久的力量源泉。這正是布羅岱爾「數字的份量」說法的最佳明證，因為中華大地上龐大

的人口既是人力資源，亦是市場潛能所在。

若將討論焦點放回海外華人上，會發現他們的人口數目其實已龐大得足以左右大局。雖然由於統計規模、方式、取態等差異，得出結果上落甚大，但仍無礙其數目已成為「有份量的數字」這個結論，如據學者莊國土及陳旭等粗略估計，截至2017年，海外華人的總人口多達5800萬，遠勝大部分歐洲國家。至於分布上，較集中於亞洲，有4400萬，而單是古稱南洋的東南亞地區，人數便達4100萬。此外，還有685萬居於北美洲，300萬於歐洲、拉丁美洲、非洲及大洋洲亦各有百多萬人，可見當中蘊藏巨大的經濟力量。

港府宜善用政治智慧手段

逾百年來，香港一直是國家與海外華人華商連結的關鍵樞紐，就以筆者祖籍且曾深入研究的潮州人為例，他們在海外華人群體中佔有不容低估的比例，過去，他們不但藉僑批滙款扶助親人、建設家鄉，且因此凝聚了巨大金融資本，促進了二十世紀多家銀行及財務公司的創立，達至了資本形成（capital formation），推動香港建設成國際金融中心，亦成為國內「改革開放」政策的排頭兵，為國家引入生產技術、商業知識，在多個經濟特區設廠生產，再出口創匯，同時又促進香港、中國大陸與世界各地的商貿往來，為繁營經濟、推

動貿易作出重大貢獻，習近平主席在2020年10月親到汕頭市考察時便給予了充分肯定，情況一如給包陪慶、曹其鏞等人的回信，充滿勉勵情懷。

刻下，國際經濟局勢正在急速改變，中美對抗有增無減，未來將由誰領風騷仍難預料，國家要在這關鍵時刻更進一步，需要用上每一分力量，就如改革開放總舵手鄧小平曾指出「海外關係是個好東西，可以打開各方面的關係」，因此對海外華人敞開胸懷，吸引他們為祖國建設多作貢獻，而習近平的回信中提到的「需要全體中華兒女凝心聚力、攜手奮鬥」，或可視為鄧小平所指「海外關係是個好東西」的2.0版，乃其延伸詮釋，因為哪怕身在海外生活，擁有華人血脈者都屬中華兒女，可以為國家富強獻上心力。

近年來，國家經貿發展愈趨成熟，香港作為連結海外華人華商的中間人，角色的重要性雖未減退，但亦要重新定位，才能在更佳位置上發揮功效。此外，過去由於國家積貧積弱、屢遭外侮，加上離鄉別井時仍有血脈至親留在祖國，故單以桑梓情懷或道德感召，足以驅動海外華人忘我付出。時至今日，海外僑胞去國日遠，加上現代更講求個人自由、注重實利等價值觀影響下，香港可以採取什麼策略，吸引海外華人的入脈資本、金融資本等在香港結集重整，以發揮最大力量，與國家一起邁步向前，自然考驗特區官員的政治智慧和手段，社會亦應多給意見，出謀獻策，爭取更好績效。

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（執行）